

陌上花开在彼岸

□文/图 迟玉红



花事

陌上花开，处处皆是彼岸，每朵花都是自己的花岸。



偶园中的彼岸花

八月初，蝉鸣最欢时，偶园里的彼岸花开得火热，芳香沁满园。在民间，春分前后三天叫春彼岸，秋分前后三天叫秋彼岸。彼岸花，颜色分红色和白色，红色的叫曼珠沙华，白色的叫曼陀罗华。

彼岸花的花语因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。在中国，因为它的花姿优美，故其花语是“优美纯洁”；在朝鲜，花语是“相互思念”，表达恋人相思之情；而在日本，则是“悲伤回忆”，代表凄美的记忆。花语只是一种人为的定义，倘若怀着赏花的心情去面对它的不妖也不媚，谁会拒绝一朵美丽的花在你面前频频相望？

初识彼岸花是在去年的阳春三月，天气乍暖还寒之时。为了写《春风十里，我在青州古城等你》，我特意带上相机来到偶园里，拍一些初露枝尖的嫩芽和花朵。我把春天的色彩搬进文稿里，让每个饱含绿意的文字都发出噗噗的声响，敲击着生命萌动的旋律。

突然，我看到牡丹园、芍药园中冒出一丛丛五六厘米高的嫩黄叶，怀着好奇之心，我特意咨询了园中的管理员许师傅。许师傅慢悠悠地跟我说，这是石蒜花，又叫“平地一声雷”。这种花开时没有叶子，因花朵盛开时形似炸开的雷火，故叫“平地一声雷”。

回到办公室后，我通过上网搜索得知，石蒜花最有名的一个别名叫彼岸花。夏秋之交，石蒜自球根处抽出花茎，破土而出。花茎顶端生，花的颜色常常与种植地的酸碱度有关，同一种石蒜在不同的地方有时会开出不同颜色的花，偶园里的石蒜开的花是粉红色，应是曼珠沙华。接着，我又

搜了关于曼珠沙华的故事，很为之触动。因写花、拍花成了我的专题，等待花生长的过程，也成为我的心事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偶园看看花长成什么样子了。突然觉得，期待一种新事物的发展，也是一种动力，它的每次变化都会带来一种欣然的跳动。

一个月左右，牡丹冒出了花骨朵，一丛丛彼岸花嫩黄的叶片逐渐变成葱绿，长得像兰花的叶片那般细长，只是略微偏瘦一些。到了5月份芍药花开时，彼岸花的叶子已长至五六十厘米，6月份后逐渐发黄，直至枯萎。管理人员把枯萎的叶子全部清除干净，整个园子里看不到它的一点痕迹。

7月19日上午，我收到许师傅发来的视频，一株彼岸花从铺着青砖的缝隙里冒了出来，纤弱的花茎上面托着一个花骨朵，饱满的花瓣已迫不及待地挣脱花萼的围护，向世间吐露着它的点点红。

7月底至八月初，是花的繁盛期。我特意联系许师傅提前给我开门，在清晨光线柔弱的时刻来到园中。早上的彼岸花因夜间露珠的滋润，花瓣显得特别饱满，纤弱的光线落在花朵上，拍出的照片色彩分明，效果颇佳，顿时感觉花香一缕一缕地把我包围起

给书穿“新衣”

□李惠艳

在我的童年时光里，每到新学期开学，包书皮总是一项充满期待与乐趣的活动。

记得那时候，新书发下来，带着淡淡的墨香，崭新的书页仿佛藏着无尽的知识宝藏，每一次翻开都生怕把书页弄脏。而包书皮，无疑是我们给予这些宝藏的第一层保护。

我们会精心挑选各种材料来包书皮。最常见的是母亲为我们姊妹留下的旧挂历纸，那光滑的表面和漂亮的图案总是让人心生欢喜。还有的同学会用厚实的牛皮纸，虽然朴素，但却十分耐用。由于一年的材料不够我们三人包书，爸爸便会到连队办公室找些旧报纸，虽说不是太美观，且几天后边缘又会磨烂，但总比没有要好得多。

包书皮的过程细致而充满挑战。首先，需小心翼翼地把书的封面和封底平整地铺在纸上，用铅笔沿着书本的边缘轻轻地画出轮廓。然后，拿起剪刀沿着线条剪裁，这一步必须格外小心，稍有偏差，书皮就可能不合适。

接下来，便是折叠和粘贴的环节。把书的封面和封底分别裹进纸里，折出整齐的棱角，再用胶水或者透明胶带仔细地粘好。每一个动作都要轻柔且专注，仿佛在完成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为了包出一本特别漂亮的书皮，花费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。不断地调

整、修改，直至自己满意为止。当最后一本新书都穿上了“新衣”，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简直难以言表。

包好书皮后的书本，整齐地摆放在书柜里，每次打开书柜看到它们，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温暖和喜悦。

那些包书皮的日子，是童年里简单而又美好的时光。它不仅让我们学会了珍惜书本，更培养了我们的耐心和动手能力。如今，各式各样、五颜六色的书皮，只要简单套上就行了。虽然已经不再需要亲手包书皮，但那段回忆却永远留在心中。

包书皮。(网络图)



来，我像一只蝴蝶，留恋在粉色的花团中。

“花开彼岸本无岸，魂落忘川犹在川。”风雅当前，再硬心肠的人，也会有些触动。此时那些凄凉的故事已不复现，我只知道它以自己的美向世间吐露着美好。

每位游客到此，目光所及尽是欣喜。

陌上花开，处处皆是彼岸，每朵花都是自己的花岸。

老屋

□赵小涵

在家人微信群里，弟弟发了一张奶奶生前住了一辈子的老屋的照片。斑驳的土坯墙旁边是那棵熟悉的枣树，熟透的枣子，落了一地的黄叶，落寞又凄凉。枣树的旁边杂乱地长出了些小枣树，大约是刚下过雨的缘故，枣树叶油绿。

这张照片大约是在2018年奶奶去世的秋天拍的。自从那年夏天奶奶去世后，我再也没去过这个院子。

这个院子，西屋中间两间是爷爷、奶奶结婚时建的。北屋的年岁更早，是曾祖父母的住所。我没见过曾祖父母，只看过曾祖母的照片。她的脸清瘦，眼睛细长，慈祥里带着威严。

奶奶一直生活在西屋。西屋门前有一棵苹果树，每到春天便开满白色的小花。在蜜蜂的嗡嗡声中，花谢后长出绿色的小苹果。到了秋天，果实缀满树枝，只是这些苹果是酸的，吃几口后嘴里便一直冒酸水。

东面厨房门口则是一棵石榴树，石榴也是酸的。我不知道奶奶是不是喜欢这些酸味的水果，反正我们小孩子都不怎么喜欢。

中秋节时，石榴在树上熟得裂开了口，也没有孩子摘。奶奶摘下来，每家分几个。

影壁墙旁边枣树结的枣子是甜的。枣刚开始成熟时，我们就拿着竹竿打枣子，但枣树太高，枣子没打下几个，枣树叶倒是落了一地。

每天，奶奶总是笑意盈盈地和过来找她玩耍的二奶奶、四爷爷等人聊天。有时没得聊了，他们就坐在那里一壶接一壶地喝茶。

奶奶看着地上的光影就知道接近中午了。于是，聊天的人各自回家，奶奶也开始张罗做饭。她饭桌的抽屉里有两个青花瓷的小咸菜碗，一个盛着切碎的腌香椿芽，一个盛着切细的咸菜丝。无论哪一顿饭，奶奶都少不了拿出这两个“宝盒”。

我喜欢吃咸菜的习惯大概源于此。奶奶生活简单，与世无争，从不参与别家是非曲直，也从不责骂家人，我没见她发过火。奶奶的孩子们都很孝顺，我父亲每天一早去看奶奶，晚上睡觉前再去看一眼。母亲说父亲早朝晚拜，一天也不落下。

奶奶97岁去世，一生没得过什么病，也没去过医院。2018年夏天，我们住在烟台，父亲来电话说奶奶去世了。我们接着就往回赶，一路上大雨滂沱。这么多年，很少在路上遇到过那么大的雨。

那场大雨带走了那个夏天，也把奶奶带走了。

从此，老屋只剩下了回忆，我再也没有去过。